

丽人行

古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丽人行

著 野 古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丽人行 / 古野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40-043-6

I. 丽… II. 古…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377 号

书 名	丽人行
著 者	古 野
策划编辑	李 敏
责任编辑	范 钧
封面设计	张 娜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龙真彩印刷技术中心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数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自序

我是长期生活在基层的业余作家，从当战士到地方当一般干部，再到二十多年做文化文艺行政小头目，心里总挂念着文学，感觉业余写点东西，是对个人生存的一种安慰。

一个名作家说过，中国当代的作家，像似一个丐帮。此话颇有道理。凡是把文学当己命者，十之有九可以列入贫困阶层。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生活压力使许多人不堪重负，故认真欣赏文学作品的人群不甚茂盛，这就使作家们缺乏了“捧”的基础。只有极个别名家才有功成名就感。但是，总有些傻人顽固地在做着文学梦，对着稿纸、电脑“说”自己想说的话，还想把自己心里的话，通过文字传达给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这样，大概心理上就感觉到熨贴些。我就属于这类不明智者。

多年来，我在孤独与寂寞中，不断地观察研究社会人生，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虽然也引起过一些行家与读者的关注，终究没搅起多大波澜。和一些文友交谈中，大家对所处的平台颇有感触。一个作家，作品的质量固然重要，但身处小地方，自然不如在省城里，省城里自然不如在大都市里，而业余搞文艺创作的又与专业作家大有差别。文友们也看出门道了，一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并非让人叹服，而是让媒体给炒热的，亦如现在一些商品，内在质量虚假，可外表光怪陆离，就能使许多人看走眼。

我生活在黄河边一个小城市里，作品又不喜欢追逐时尚。我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走汉代许多大赋的命运，历史上聒噪了一阵子，然后就销声匿迹了。我崇拜我们这里的乡贤——诗圣杜甫。我是个

小人物,我每时每刻都关注着周围人们的命运,也期盼着我们伟大国家美好的明天。那些小人物、那些弱者,往往使我产生心内震颤,促我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

本小说集,是我的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我从近几年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中遴选,代表了个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其中,《跳迪》入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2002年《中国实力派作家精品概览》;《天空放飞一只鸟》2006年被《中国作家》编入了获奖作品集;发表于《莽原》、《牡丹》等刊物的《云海先生的传奇经历》,《丽人行》、《关于憨子的赌注》、《我们的英雄李小柱》等,都曾获得过读者较高的评价。

感谢智师良友免费为我出版了这本书。现在非特别炒热的作品集,远不如蔬菜好卖。大多是个人出钱出版,然后赠送亲朋好友,以表明自己还活着、写着。

对于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我要唱句,阿弥陀佛了!

自序

- 跳迪 (1)
- 云海先生的传奇经历 (13)
- 丽人行 (44)
- 我们的英雄李小柱 (113)
- 关于憨子的赌注 (150)
- 谁知盘中餐 (179)
- 《梁祝》音绝看瓜棚 (225)
- 天空放飞一只鸟 (265)
- 我生活在这条黄河道一个小镇里，作品又不喜欢追逐时尚。我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去记载许多大城的命运，历史上热闹了一阵子，然后就销声匿迹了。我崇拜我们这里的乡贤——诗圣杜甫。我是个

跳 迪

高条条的小海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如一只顽皮的山羊不停地蹦跳着。他手里拿着根随意在路边砍掉的荆条子，鞭子似的抽打着路边的植物叶片。他还时而唱一句在学校唱过歌曲。可惜，他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他成了山区的一个年轻农民，他才 14 岁多点，还是嫩绰绰的孩子呢。

初中毕业了，他没考上高中，就呆到了家里。已经有些驼背的父亲说，也好，上学并不是惟一的出路，过日子吗认识几个字就行了。父亲说，就是上大学毕了业，你没有门子照样找不来工作，还得回来种地。父亲说，要说咱们眼前还不会失业，城里人没活干才叫发愁呢，我听说有个大学毕业生下了岗都饿昏到当街上了，他没后台挣不了工资又不想去打工。

小海不信父亲的话，他不想也如父亲那样呆老在山里边，但他也没什么高招。今天，父亲给他安排了活计，让他给土豆锄锄草。土豆地在山坡上，山是没长几棵树的山，多少年人们开荒种地使这里变得和秃子头差不多。他一个人在没什么好景致看的地方干了一会儿，就觉得好没意思，便把锄往土豆棵里一放，从山上就下来了。他先是想到镇政府所在的集市上玩玩，快到集市上时又觉的赶集也没什么意思。他站到了他上初中的墙边，心里不由酸楚楚的。也是这时，他想起了应该去找王兵。

小海口袋里还有些钱，那是前几天替父亲去卖药材贪污的十几元。缺钱的日子心里就是空虚，有几个钱心里自然有胆。人家的家长不知道怎么那么有本事，自己的父亲怎么那么没能力，连让孩子上学的胆量都没有。那天集市卖药材时，他见了同学小芬，是一

个姿高气样的女孩子，人家爸是个搞企业的，学习和他有不小的差距哩，也没考上学，但人家爸把人家送到了省重点高中，小芬说交给学校了差不多十万。可自己已经到了掏钱就能上学的分数线，父亲却不让他上了，他有些恨父亲，却又有些可怜父亲。都是人，为什么还不一样呢？他想不通。不过和朋友王兵比，他就不那么生气了。

王兵是班里的尖子生，已经考上了一所很有名的邮电学校，那学校在省城里。可他父亲也不让他上了，也是因为家里没钱供他。

在学校时，小海和王兵是铁哥们，他们说他们是一个阶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儿开什么花，老歌曲里都这么唱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共同的语言。许多天不见面了，真还有点想他呢？也不知王兵现在干什么的，王兵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想去深圳那里打工，还怕人家不收他。

小海坐上了公共汽车，在荒凉的山里弯弯曲曲行了些路程，就到了王兵的村子。

王兵没在家，小海见到了满脸愁容又矮又瘦的王兵妈。王兵妈认识小海，他和王兵一块好几次到过他们家的。王兵妈说，小海你来的正好，你也不上学了，没见怎么愁眉苦脸的，可王兵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整日不说话，也不干什么活，常常一个人坐在最高的山头马头崖上，一坐就是大半天。估计他现在还在那上边，你劝劝他吧，别让他去寻出个长短来。

马头崖是市里有名的山，就在王兵的村边，似一匹又高又大的石头马，尾北面南每日每夜在等待着什么，尤马头部分地势最为险要，正常情况下稍有天阴马嘴以上都有云团腾绕，如马嘴里吐出的神气。那里也是全市的最佳自杀地点，传说唐代武则天的长子因为气愤母亲的作为，就是从马头崖上跳下去结束了生命的。小海和王兵以前没少到那马头上，那上边的酸枣又大又红又酸甜，他们秋天星期日常去收获许多，还带回去让同学们尝尝新鲜的。

一听王兵妈的话，小海心里就有些吃惊：王兵的心气大，过去

他们俩拉呱时王兵总说他准备将来要当国家最大的领导，改变改变山区老百姓的生活面貌。现在不上学了，将来的日子就不会好到那里去。因此他对这个世界就丧失信心了，因此他就要寻思自杀了。

作为王兵最好的朋友，虽然自己心里也空荡荡的没有了信心，但是还应该去帮助王兵，让他想开些，活着总比死了好，如果一死，世界上万事万物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他给王兵妈保证，他一定要说服他最亲密的朋友王兵。

小海心里有事情，走路几乎变成了跑的，都是山路，不一会儿，他就呼呼哧哧喘粗气了。但他咬牙坚持着，把腰弓的成了半个小括号，一步一步往山上赶路，似乎他晚去一会儿，王兵就要跳下马头崖了，走武则天长子的老路了。那么，他就会永远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那么，王兵的父母亲准会气死一对；那么，自己就是最大的失职，自己就会后悔一辈子。

今天的山里仍如过去，鸟儿吱吱喳喳唱着飞着，各种野花散发着浓幽或清淡的香气，零零星星的树木在山风的鼓动下摇晃着好看的舞姿……

但是今天不像往日，小海没有心思去欣赏这里的别致景色，虽然这里的风景曾使他的一篇作文被《中学生作文》选用，为此他还获得过小作家外号的殊荣。他要去救王兵。

他终于爬上了高大的马头崖。果然，王兵如他母亲说的，静静的坐在马头上边，皱着眉毛在思索什么？完全没了年轻孩子的天性，已经像一个思想包袱很重的成年人了。直到小海叫了一声：“王兵！”王兵才转过头，接着站立了起来。

王兵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小海说去他的家了，王兵才“噢——”了一声表示明白。

小海说：听说你背住思想包袱不想活了？想得那么复杂干啥！咱们生在农村里，爹娘都是受苦的农民，那是咱们的命。可咱们才

多大年龄？以后的日子多着呢，我不信咱们一辈子都轮不到太阳的照耀，说不定什么时间呼噜呼噜，世界还变化得有利于我们呢，说不定什么时间我们还当上大将军哩！

如流水一样的一番话，并没有换来王兵的特别动心，他却看着自己的老朋友，很平淡的问：谁说我想自杀？我才不想早早死呢！虽然我们上不了学，又不是只我一个，人家能生活我照样能生活。就是你说的，我们以后也不是只活三天两后晌，社会发展着，我不相信咱们永远只会走背运！

王兵说过，又不吭声了，他看着山下边，又恢复了呆呆的模样。

小海说：看你那球样，不知心里藏的什么阴谋诡计，也不想说出来。说说，叫我也给参谋参谋！王兵还是未语。他不好张嘴说给朋友小海啊！他总觉的自己是犯了一个大罪。但他和小海毕竟是好朋友，他害怕冷淡了小海，心里话将来就没人再商量了。他便说：你知道跳迪吗？

小海问：那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跳棋的一类？或者是跳绳一类？

王兵说：就是跳迪斯科。

小海轻蔑地说：哦——，扭屁股拧腰谁不会，干吗要把后两个字省略呢？是不是也像咱们学英语，把单词电视缩写成TV？

王兵摇了摇头，说：是市里的一种歌舞厅，一块钱一张票，跳迪斯科随你跳多长时间，太兴致了！真美啊！跳一次，让你许多天心里都舒坦的。

王兵的介绍和感慨也让小海激动了，小海就说：走，我请客，咱们跑市里也跳迪去吧！

这一次又让王兵发呆了，他没想到又会引出来这样的结果。他心里已经害怕多天了，怕去市里让公安局给抓起来，那才叫丢人呢！谁知，他还没表示出来态度，小海就捉起了他的胳膊，不容分说的：走，陪我散散心去！

小海就是这么个热乎劲，他要发动去干的事情，拉也要把你拉

去的。今天小海的作为,完全是为了王兵,他对他的朋友实在有点不放心,他想,王兵妈的话不是没道理,要不,王兵为什么不给自己道出心里话?自己一定要把准备去和阎王爷亲嘴的朋友给拉回来。这才是义气呢!

小海硬把王兵给拽了起来,拉着他往马头崖下走。

王兵挣扎着说:我还有事情呢,回来咱们再去吧!

小海不理,仍然使劲拉着他。按过去他们在学校时的定式,小海不回话,王兵就一定要服从小海了。

王兵知道拗不过小海,就随他往公路上走着,他们搭公共汽车,很快就可以到达山下的市区了。但是,王兵的心里跳动的厉害。

那一天,王兵也如今天的小海,父亲分配了给地里撒粪的任务,他独自扛着锹去了山屹垃一块地里。天上的太阳很毒辣,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在叫唤,时而还有老鸦“呱呱呱”地唱上几句很难听聒噪人的歌。王兵干了一会儿,就感觉十分地无聊。他想,如果能去上学的话,自己现在正坐在省城的邮电学校的教室里,据别人说还有空调扇风呢!如果将来在那学校毕业了,可以在邮局里上班拿工资,还可以在城里安家。这时,王兵想起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铁蛋。

铁蛋去年已经上吊死了。上吊的原因是一个记者的提问。

铁蛋家里穷,只上了小学四年级就不上学了,不上学了就在家放羊,每天轰着羊上山就习惯了。那天,一个记者在山坡上见了铁蛋,和铁蛋拉呱熟了,就和气的问他:你放羊多长时间了?铁蛋说:六年了。记者问:你想过没有,你一直放羊干什么?铁蛋笑了,说:这你都不知道?放羊挣钱哩!记者又问:挣钱干啥哩?铁蛋说:娶媳妇哩!记者再问:娶媳妇干啥哩?铁蛋脸红着说:生孩子哩!又问:生孩子干啥哩?又答:长大再放羊哩!记者听到这里,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又过了两天,铁蛋在山坡的一棵弯腰柿树上吊死了,在他口袋里留了一张纸,纸上有铁蛋用钢笔写的字——放羊、挣钱、娶

媳妇、生孩子、放羊，活着真没意思。

越想，王兵觉这么干着也太没意思：日他娘，难道让我在这山里干一辈子吗？我又不是无才无能的人！他把铁锨往地边草丛里一掳，就下了山，就搭公共汽车进了市里，他要向父母示威：你们再作难，就不顾孩子的前途了吗？你们就是借钱供我读书，我能忘记了吗？等将来我长大挣住了钱再还他们，这不也是办法吗？当然，王兵不知道山里有钱人少，自己家穷，借也是不好借的，大家在经济运作上已经有了些风险意识。能找到人借吗？

那天，王兵如一只脱离雁群的孤雁，在市区的街道上游荡，自己的家没在这里，又没有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他就更感孤独。转到了晌午，市区里很有名的快餐店大钟楼大钟已经发出了悠扬的“当当当”声响，王兵的肚子里也咕咕噜噜叫了。他摸了摸口袋里，只剩十几块钱了，就如鱼儿跟着人进了很热闹的大钟楼。看看什么都眼馋，但是问问什么价格都吓人，最后，花了两块五买了一份杂酱面，稍微填补了已经空落落的肚皮。他确实还想吃，却不敢了，因为资金是个问题。

后晌，他仍然在街道上游荡，批发市场、商场、小商店，走那是那，反正是有大门的只要有不少人往里进的，他就跟着进。反正眼前的一切看着都比山村里看着顺眼。看人家买东西看人家搞价格看年轻的夫妻俩并肩拉手，等等的事情都很有意思。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大半后晌，这时，他又到了另一商场游荡，在楼梯处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商场的顶楼上，传来激昂的音乐声，而且往那热闹处不走商场内，在外边另有通道。他隔着窗户看到了。很多人还颇具兴致地往上边去着。

王兵急忙下楼，很迅速的也找到了那条通道。门口还挂了一块很显眼的招牌，上边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大字——跳迪。

跳迪是什么？王兵问自己。他想想，好象没听说过。看看去！开开眼界，他给自己说。他就跟着人也往上边去。这时他才注意到，凡

往上边去的人,很少年龄过 50 岁的,大部分都是小青年。他估计,跳迪一定都是比较好看的地方,要不,人们表现得会那么积极吗?

他想着,自然腿脚也活跃了许多,他几乎是跑着上楼的,很快,“咚咚嚓嚓”激越的音乐声就在他耳边响起来了。

“票——”他旁边有人拦了他。他询问多少钱一张票,回答是一块钱。王兵根本没有犹豫,就买了一张票,就进了那跳迪的地方。

啊!太刺激了!不一会儿,王兵就被那热烈的氛围给陶醉了……

当他感觉肚子非常饥饿的时候,他才走出了那个使他麻木的大厅,走上了大街。这时,天色已经亮了。他才知道,星期天大优惠这里可以玩通夜的,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他才知道,自己已经两顿没吃饭了。他摸了摸口袋里,剩钱只有几毛了,回家的路费也不够了。他想了想,昨天他买过冰糕,在跳迪厅他买过矿泉水,身上的钱就三下五去二了。他跑到了一处卖油条豆浆的地方,问了价格,他拿不定主意吃饭不吃,吃了没那么多钱给人家怎么办?他不是那么没脸皮的人啊!那会儿,他害怕那诱人的香味,就离开了那里,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已经有小孩去学校了,三三两两的,背着书包,让他们帮助帮助吧?他往学生们走的街边走去。

正好一个高女孩一个低男孩走到了他的身旁,王兵用沉闷的但还是发颤的声音说:别走!女孩男孩都奇怪的看着他。他的形象也确实特别,眼睛红得如红色的灯泡,头发乱蓬蓬如人们用脚踩乱的茅草,半敞着怀,很像以流浪为生的那类小年轻人。女孩大着胆子问:我们咋啦?王兵说:给我点钱!女孩说:我没有。王兵迟疑了一下,说:没有?我可搜了!小男孩吓得脸都白了,马上用几乎要哭的腔调说:你甬动我姐,我还有两块钱,给你吧!说着,小男孩从口袋里翻出了一张折叠得如一只小和平鸽似的钱,递给了他。王兵也不知是感动了,还是被吓怕了,用颤抖的手接了那双胖乎乎小手里

的钱，他扭头要走时，也用了几乎要哭的腔调说了句：我都两顿没吃饭了！女孩男孩看看他奇怪的样子，女孩拉着男孩匆匆忙忙走了。王兵用刚弄得的钱连忙去买了几根油条，边走边吃着，慌慌忙忙的往市区外走去。他害怕那小孩子报警，那么，自己就一定要倒霉了。好在，王兵并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危险，他在城外也不敢坐公共汽车了，硬是步行着，走回了山窝的老家。

许多天，回想起那天的事情，王兵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或者被公安要抓他的恶梦惊醒。他已经很明确的感觉到了，自己违犯了法律，是抢劫罪，真要被抓住，一定会住监狱的。

小小的王兵，心里悄悄地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他不说话，常常一个人坐在马头崖上，想自己该怎么办。越想他的心里越害怕：被自己劫钱的城里孩子，父亲许是个不小的官，从人家穿那洋气衣服看就不一般。也许他父亲早已关照过公安局了，公安局怕一直都在调查着自己的。如果自己让抓了，一辈子的日子就更悲惨了，许连个女人也找不到的，自己到老了就像村里的光棍老汉石蛋爷，穿个烂棉袄，颤颤抖抖的还要在地里种粮食……

如果王兵再想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真的从马头崖上跳下去的，那天看见一个穿警服的人进村，他就赶快跑到了山上，他以为那人是因为他而来。

今天，小海找他，使他有了人与人的亲切感，只有他们之间才有共同的语言啊！就在小海拉他时，王兵有了个非常恶毒的想法：就去市区里走走，让抓了就早抓，省得每日提心吊胆，什么时间才到头？

当然，关于王兵犯了点小法的事情，王兵目前还不愿意告诉给他最好的朋友小海，他怕小海笑话他，还怕小海埋怨他那么好的跳迪活动，上次为什么不叫他也去。

他们两人兴高采烈地走在阔别多日的市区大街上。又如在学校时他们曾经一起来过市区一样，他们指指划划说说笑笑。王兵自

然已经没了惧怕感，见了警察，他还专门多看几眼，试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犯过案。根据他的初步感觉，自己所办过的坏事，公安局大概不知道，或者他们根本没掌握住那件事是他王兵干的。

小海和王兵没多大一会儿，就到了跳迪的舞厅，这时，王兵才知道，舞厅下午四点钟开门。现在还不到中午，于是他们就开始逛了一座商店，吃了午饭，小海说他出钱请王兵看电视录像。上次王兵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但他过去听说过，录像厅是个好去处，那里边的电视连续剧顺着往下演，可过瘾了！比在家看电视一次演一集两集要吸引人。他当然同意小海的提议。

录像厅里演的是美国侦探打斗片，美国人看来特别爱打架，手里的枪砰砰的响，却很少能把人打死。情节虽然也吸引人，他们还是惦记着跳迪的大事情，还是注意着时间，到了三点半，他们忍疼割爱离开了录像厅，去了跳迪厅。

这一次，王兵的心境不象上次那么孤单凄惶，那次他进来就陷入疯狂的音乐浪涛里了。这次他们来的早，跳迪的运动还没全面开始。所以，王兵一进舞厅里就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心里就有些吃惊了：舞厅太大了，像他们乡的小礼堂，上边挂了许多这样那样他们都叫不上名字的灯。地上全部铺着四方块块的跳舞毯。中间一个椭圆形的小舞台。靠进口的旁边还有漂亮的吧台，专门卖饮料、面包之类。他想给小海说什么，小海瞪得眼睛都圆了，还在看这看那呢。王兵见小海的入迷劲，很为自己发现的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他问：小海，怎么样？小海还四处看着，随口答曰：我日他娘，真恶！三分钟开眼界。

他们还想议论些什么，就听到了似山谷里传出的年轻闺女声音，回音经久不息，但甜得有些让人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们最真诚地欢迎你们来这里跳迪。跳迪是目前风靡世界的一项高雅的活动……

那女的就站在厅中间的小舞台上，还在宣传着跳迪的好处及

其非常的意义。小海捅了捅已经傻子一样的王兵,说:你看,怕那女的没穿裤头吧?王兵往下蹲了蹲,又仔细看了那姑娘的大腿处,说:看不清呢!

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那姑娘长得确实不是一般的妖冶。头发绑成了个马刷子型,瓜子脸,细眉大眼薄嘴唇,苗苗条条的个子,只是唇红施得太重,眼睛眉毛画的太浓像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他们还在认真研究着那姑娘,头顶的旋转灯就转了起来,五光十色,不一会儿,他们就只看到人的影子在晃动了,音乐声也响起来了,“嘞嘞嘞,嘞嘞嘞”还和着西洋乐器的奏鸣声,整个屋内便立刻陷入了欢腾的海洋里。那小舞台上的姑娘担任了引舞角色,挥手弹腿把动作表达得非常疯狂。在灯光的作用下,她把舞蹈的氛围制造到了极至,就如教气功的导师一样,把人们的情绪即刻调动了起来。舞台下边的人都扭屁股拧身体也都进入了状态,剧烈地用自己喜欢的姿势狂舞着,大家似乎知道了地球末日已经到来,得乐切乐吧!

王兵有了上次的经验,给小海说,随意跳吧!他很快就跟着大家的嘞嘞了。小海发了一会儿楞,马上也就动作了,在学校时,他学人家跳过迪斯科,对这些也不陌生的。没多大一会儿,他也溶入了快节奏使人感到特别激动的热潮里。

他们跳着,就已经逐渐老练了起来。一曲一曲,他们从来没这样高兴过,笑着跳着,好似这个世界都归他们领导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旋转顶灯神奇变化的光箭里,他们的心绪也在不时的转化着。

一会儿,他们觉得自己是山区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眼前蔚蓝色的天幕上漂浮着洁白的云朵,眼前扬着白帆的河流旁是苍翠的松林,眼前绿色田野弯曲曲的小路上一头老牛昂头发出了悠扬的叫声,眼前美丽的山峰像大海的浪涛在奔涌;一会儿,他们觉得自己是大都市里奔跑的小汽车,眼前一幢幢高低嵯峨的大楼闪动而

过，眼前男男女女好看不太好看的迎着暖洋洋的太阳汇成了川流不息的河，眼前路旁的绿树和精致的花坛似一幅幅耐看的画卷，眼前商场门口和诸多大楼上扑天盖地的广告如众多化装极浓的女人向身边压来；一会儿，他们觉得自己是宇宙间的一块星石，茫无目标地在别的外力作用下随意旋转着，眼前飘动着是比自己无数倍稳重自信的大星球，眼前还运动着许多和自己一样很无聊的小兄弟星石，眼前浮动着特多更加可怜发出明闪闪光亮的尘埃，眼前似乎还飞游着奇里古怪的什么天界动物……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富有精力过。跳啊跳啊！他们的身上早就汗流如溪了，怕什么呢？还要跳，是的，还要跳！烦恼苦闷什么都灰飞湮灭了。

由于流汗太多了，他们的喉咙里已经有了失火的感觉。小海说，喝点水吧？王兵说，中，喝点水吧！王兵去买了两瓶矿泉水，一人一瓶，“咕咚咕咚咕咚”，他们似乎还没感觉出来什么，就都喝到了亮底。然后，他们在热烈的乐曲感染下，又开始了激烈的跳迪。

他们沉浸在乐融融的气氛里，时间对于他们完全凝固了。但是，就在他们感觉还有力量还非常有兴趣跳下去的时候，突然，感动人的乐曲戛然而止了，旋转的顶灯停止了动作，屋里亮起了乳白色的灯，像十分真实的阳光照亮了这个世界。王兵和小海傻子一样楞在了那里，他们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实，好似宇宙飞船的航天飞行员从外层空间又踏上了地球。那不知什么时间已经休息的引舞小姐又走上了小舞台，对着话筒已经说了谢谢欢迎再来的语言。看来真的是结束了。

虽然，王兵有过经历，但他还是有点懵懂。现在，他才从已经过去的氛围里解脱了出来。王兵说：跳完球了！

小海也说：看来是完球了！两个人又无聊的往舞厅外走着。

不过，他们都有几次回过头，扫视还亮着白光的舞厅，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滋味。